

我和我的祖国
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

山，一座座迎面扑来。
夏宇瞪大眼睛、双手紧攥方向盘。减油门、踩离合、换挡……他的目光在左右后视镜里来回切换，一会儿大幅度转动方向盘迅速转向，一会儿快速小范围调整方向修正车身。这一套动作下来，汗水早已湿透了衣背。

2019年7月的这趟青藏线之旅，注定将成为夏宇和战友们人生中的难忘记忆。

青藏线，全长近2000公里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，空气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一半，自然条件恶劣，被称为“天路”。

夏宇是来自陆军军事交通学院的学员。把千里青藏线作为学员实习的大课堂，是这个学院的传统。迄今为止，这项活动已持续开展34年。

7月19日，初上高原的夏宇和战友

们，来到格尔木烈士陵园祭拜。这是他们到高原的第一课。一排排墓碑像一支待命的队伍整齐排在那里，保持着面向昆仑的坚定……此时此刻，夏宇的脑海中不断回响着父亲经常讲的那些人、那些事。

“人和树一起扎根，这根才扎得牢靠！”这是“青藏线之父”慕生忠将军的话。当年，他带领筑路大军在昆仑

原中开辟出一条千里青藏线。他和那些长眠在此的烈士们一起，把根留在了高原，也锻造了“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忍耐、特别能战斗”的高原精神。

一条青藏线，两代高原情。小时候，父亲无数次给夏宇讲述将军和高原英烈的事迹。夏宇的父亲也是一名高原老兵，曾经戍守高原14年。

“十载高原兵，一世高原情。”即便此后退役返乡，高原仍被父亲时常提起。他留心高原部队的变化，关注老战友的发展，徘徊在曾经的高原记忆里。

如今，站在慕将军和父亲都曾站立过的这片热土，夏宇强烈感受到了某种情感的连接和一种精神的传承。

“我能接好这一棒吗？”夏宇有些

忐忑。

大一寒假，夏宇见义勇为身负重伤，被评为“全国优秀共青团员”“曲靖市道德模范”，并荣立三等功。

仿佛是在向那些沉睡的英烈汇报一般，夏宇思绪万千，有说不尽、道不完的话。

行驶在青藏线上，夏宇感受到了高原军人的艰辛不易：他们脸上镌刻着紫

红色“高原红”，风沙打磨着他们的每一寸肌肤，额头和眼角的皱纹吞噬着他们的青春。在这里，即便是“躺”着，也是一种奉献。

直面高原，勇于冲锋。摩托化行军、战场救护、车辆维护保养、高原体能训练……这些平时在课堂上经常接触的课目，在高原上却有着特殊考验，催促着夏宇和战友们快速成长。

实习结束时，夏宇想起了学院领导在开训动员上的一番话：“这次跨越2000公里的高原实习是一次淬火之旅，你们将接受一次全面的锤炼和洗礼。”

新闻样本

一次跨越2000公里的高原实习

■ 鹿 龙

在青藏线「遇见」父亲

■ 张 斌
张 龙 华
本报特约记者 于 正 兴



2019年7月中旬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组织学员奔赴青藏高原实习锻炼。图为学员们在3公里越野后做拉伸恢复训练。程相阳摄

特稿

7月，盛夏的阳光洒在昆仑山上。湛蓝的天空与深黄的戈壁被地平线分开。21岁的夏宇第一次踏上青藏线。他举起手机，对着屏幕里的父亲说：“爸，我来到了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，昆仑山比你说的还要巍峨！”

作为陆军军事交通学院汽车指挥专业大三学员，夏宇与战友们在这个夏天奔赴雪域高原，进行为期28天的实习锻炼。夏宇的父亲夏体寿曾是一名穿梭在青藏线上的汽车运输兵。在他眼里，青藏线不只是一条路，更是一条从荒原、戈壁、烂泥滩里开辟出的生命通道。

青藏线就像是夏体寿最为熟知的朋友。夏宇记得，父亲曾无数次向他讲起这条路上的细节：哪儿的骆驼草最茂盛，哪儿的格桑花最绚烂，哪儿靠近河流可以取水，哪儿藏着危险的陡坡……

这一次上高原，夏宇不仅零距离感受到了这条父亲念念不忘的雪域天路，更在这条“钢铁运输线”上“遇见”父亲——这一刻，他在精神上终于和父亲“同框”。

来到青藏线，他才真正理解了父亲

高原的海拔、气压和紫外线，以一种异常严峻的方式，考验着抵达这里的每一个人。

夏宇从未想到，自己的高原反应如此剧烈：突发高烧、上吐下泻。和他一起驻训的班长唐锦涛，深夜带着他到野战卫生所挂吊瓶。为了及时更换药瓶，唐班长强打精神，盯着药液一点一滴落下，一盯就是一宿。

清晨醒来，看着唐班长那布满血丝的双眼，泪水瞬间涌出了夏宇的眼眶。

唐班长黝黑粗糙的脸上，覆盖着一层紫红色的“高原红”。对夏宇来说，这是一种“特别熟悉而又亲切的肤色”。尽管父亲已经离开高原多年，但这种独特的印记，至今留在他的脸上。

小时候，夏宇曾问父亲：脸上为什么

又黑又红？父亲只是淡然地说：高原日照强，时间一长就晒成这样了。父亲对他说起过许多高原的事，但对自己的高原反应只字未提。

那天晚上，夏宇拨通了父亲的电话，讲述着高原反应的痛苦。父亲说：“别怕，那是昆仑山在掂量你呢，就像当年掂量我们一样！”

当兵第三年，父亲夏体寿就驾驶汽车奔波在青藏线上。高原的夜空那样美丽，但缺氧的痛苦如影随形，永远封存在夏体寿的记忆里。

“夜晚睡觉时，额头上像塞满了铅块，又胀又痛。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……”那天晚上，父亲夏体寿向儿子讲起30年前的往事。

当时，部队的医疗条件不像今天这样好。为缓解高原反应，夏体寿想了许多土办法，比如睡觉前在头上扎紧一条毛巾，再喝上一大杯热气腾腾的酥油茶。虽然效果极佳，但晚上频繁起夜，也被人笑称为“尿罐子”。

第一次随车队执行任务，夏体寿来到海拔5000米的五道梁兵站，头胀胸闷，呕吐不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脑袋大了一圈，帽子怎么也戴不进去。连长几次劝他下去休息几天再上来，可他硬是用背包绳缠住自己的脑门，嘴里嚼着红辣椒，咬紧牙关，坚持跨过了唐古拉山……

那真是一个奇妙的夜晚。那一刻，父亲的所有感受，儿子都感同身受。正如同电话的另一端，儿子的所有感受，父亲也都感同身受。

跨越时空，如今物质条件好了，但高原掂量这群军人的方式从未改变。

夏宇的战友、学员樊宏伟身体素质一向优秀，3公里成绩总能轻松跑进12分钟；上了高原第一次体能测试，他的3公里花了20分钟才跑完。

“万万没想到，”樊宏伟这样形容自己在高原的跑步感受，“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快要报废的汽车，发动机全速运转，油门也一脚到底，但速度就是上不去。”

盛夏的高原温差极大。中午热的时候，驻训场上的温度高达30℃；而到了晚上，便会降到0℃以下。“白天穿单衣，晚上盖棉被。”一天之中经历“四季”的穿衣方式，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。由于早晚洗头容易感冒，学员们便顶着满是汗水和风沙的头发就寝……

“坚持下来就习惯了，总不能刚来就被掂量下去。”一想到自己正经历着父亲

年轻时的经历，夏宇总感到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，觉得“离曾经很远的父亲又近了一步”。

一路行进在青藏线上，夏宇有时忍不住会想：假如自己没有来高原实习，父亲是不是永远不会和他讲自己高原反应的事呢？

那是父亲与高原的第一次相遇，就像今天夏宇与高原的第一次相遇。只不过，父亲接下来用14年的坚守，践行并证明了自己戍守高原的初心和决心。

“自己的初心和决心如何证明？”这，也正是夏宇一路上追寻的答案。

一路追寻，一路走近父亲、理解父亲。在青藏线上，夏宇读懂了父亲身上那种专属于高原军人的荣耀——

他们脸上的“高原红”，是看得见的“勋章”；他们那悄悄增大的心肺，是看不见的“勋章”。

父亲口中的青藏线，曾是儿子心中的远方

夏宇小时候，已经退役回家的父亲常给他讲那远方的故事。

蓝蓝的天空，洁白的云朵，站岗执勤的哨兵，哨所前那面鲜艳的随风飞扬的五星红旗……父亲的描述，构成了夏宇对高原的最初记忆。

在父亲的讲述里，让夏宇印象最深的，莫过于那一簇簇的骆驼草。

常年穿梭在青藏线上，枯燥、烦闷、无聊如影随形。从车窗向外望去，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灰色戈壁，永远都是一副沉默的面孔。如果是冬天，整个高原都覆盖上一层纯白，白得令人心生敬畏。

“父亲口中的骆驼草究竟是什么样子？它真的有那么美丽吗？”夏宇心中的问题，在他第一次看见骆驼草的时候找到了答案。这种并不知名的耐旱植物，顽强扎根在石头缝里，在这片“生命禁区”顽强地生长。不畏严酷条件的坚守，不正是高原军人默默奉献的写照

吗？

那是1998年寒冬的一个夜晚。8个月大的夏宇得了肺炎，发着高烧，哭喊声中夹杂着急促的喘息声。母亲通过邻居家的电话拨打到夏体寿所在的连队。

“喂……”父亲刚开口，母亲早已泣不成声，电话上落满了委屈的泪水。那个常年穿梭在青藏线上的钢铁战士，也顿时变得不知所措。他只得轻声说些安慰的话：“等任务完成了，我一定立刻回来。”然而，无论是夏宇生病，还是爷爷去世，夏体寿都未能像他自己承诺的那样离开这片土地，直到再次4年退出现役。

青藏高原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，似乎天然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魔力。高原战士们既痛恨它那绝对的支配力量，却也越来越离不开它。那些戍边的战士们，有的在此已生活了10多年。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高原特有的疾病。他们就像戈壁里的青杨树，顽强扎根在贫瘠的土壤里。“特别能吃苦，特别能忍耐，特别能战斗”是他们形象的鲜明写照。

在夏宇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慕生忠将军与700多名烈士的故事。每一次讲起那些故事，夏体寿总是目光如炬，炯炯有神，仿佛从中汲取到无穷无尽的力量。

实习期间，夏宇和战友们一同参观了格尔木烈士陵园。在那里，夏宇了解到慕生忠将军和700多名长眠高原烈士的生平。他们忍受着高原缺氧和刺骨严寒的恶劣环境，开创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壮举。青藏公路每一米的里程，都有他们挥洒如雨的汗水。他们穿过茫茫的戈壁，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，用身躯铸就了青藏线的路基……

夜晚，听着山风掠过帐篷发出的呼啸声，夏宇久久难以入眠。他渐渐读懂了父亲的坚守，读懂了父亲的那句“十余载魂牵梦绕，一生中念念不忘”。

父亲一直希望夏宇能读军校，做一名顶天立地的军人。当夏宇收到陆军军事交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，父亲拿着那张卡片，“嘿嘿”傻笑了一整天。

儿子是父亲的骄傲，父亲也一直是儿子效仿的榜样。考进军校后，每当遇到困难时，夏宇都会想：“如果是夏老兵，他会怎么做？”

父亲口中的青藏线，曾是儿子心中的远方。如今，儿子也来到这远

方。老兵父亲的模样，总在夏宇的脑海一闪而过，给予他源源不断的力量。

在父亲曾走过的路上，明白了自己将要走的路

青藏线上，不时有雄鹰在头顶盘旋。它们就像忠诚的战士，守护着昆仑山的和平与宁静。

高原实习的日子里，夏宇每天清早都会提前半小时起床。坐在戈壁滩上，听着耳边过往的山风，看着那不知疲倦的雄鹰，他越来越坚定这样的判断：那雄鹰是昨天的父亲，也是未来的自己。

当年，老兵夏体寿和战友们驾驶的汽车是在高原服役多年的“老解放”。车况差配件缺，开动起来有时除了喇叭不响，全车稀里哗啦。驾驶室四面与风“亲密接触”，开上一天车，冻得手脚麻木，浑身冰凉，战友们都笑称为“冰雪牌”。

当时的公路是简易的柏油和沙土路。平路似搓板，山路坡陡弯急。春天路段会翻浆，冬天冰雪路滑，车轮挂上防滑链条都无济于事。当车打滑时，夏体寿和战友们会脱下身上的大衣垫在车轮下面，让汽车慢慢向前挪动……

那年国庆，高原突降暴雪。为了让官兵们在节前收到新鲜的果蔬，夏体寿和战友们决定提前5天发车。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“龟速”行驶……当一车车绿油油、红彤彤、黄灿灿的蔬菜，成功运往青藏线上的每一个兵站，迎接他们的是一张张灿烂的笑脸。多年以后，夏体寿告诉儿子夏宇，那是他一生中度过的美好的国庆节。

作为一名青藏线上的汽车运输兵，幸福时刻在旅途上。

过纳赤台，经西大滩，翻越昆仑山口……清晨驾驶汽车驰骋在“天路”，看着笔直向前的公路远远地刺向蓝天，巍峨的雪山迎面扑来，越来越近。夏体寿的心中总会升腾起一种自豪感：“这里是青藏高原，我们驾驶着铁骑为祖国守卫昆仑！”

如今，驰骋在青藏线上，同样的自豪感也在夏宇的心中油然而生。在父亲曾走过的路上，他也明白了自己将要走的路——

来高原前，他认为这只是一次不到一个月的短期实习；来高原后，他愈发觉得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归宿，高原的战士们需要他；青藏线，这条高原运输线也呼唤着他。

距离实习结束不到10天。部队在昆仑山腹地开展一次大规模摩托化行军演练。像父亲一样驾车征服青藏线，令夏宇心潮澎湃。他紧握方向盘目视前方，想象着父亲驾车时的模样：“车窗外的风景，是否还和多年前父亲看到过的一样？”

一路颠簸，汽车终于行驶到高海拔地域。空气越来越稀薄，气压不断降低，汽车发动机出现了常见的“开锅”现象，动力明显下降。

夏宇很快反应过来，他想起学院举办的一个讲座上提到高原发动机过热的应对方法。“减速，熄火，开双闪，补充冷却液。”他与四级军士长石产山配合默契，很快就解决了问题。

上高原前，夏宇提前构思了自己的毕业论文。随着在高原的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愈发觉得此前的设想完全是纸上谈兵。他删掉已经写好的几千字草稿，决定重新构思。这一次，他将选题的目标对准了青藏线……

实习结束前一天，夏宇再一次前往格尔木烈士陵园。

高原上的风沙让这片陵园显得格外寂静，抚摸着那扇积淀着岁月厚重感的大门，他与先辈们未曾谋面，却有一种陌生又熟悉的亲近——

青藏线，他慕名而来，也追随而来。在这里，他读懂了父亲，也点亮了自己献身高原的初心。

版式设计：梁 晨



第 571 期

